

真正的斗争是在牲口和人之间。(奥威尔：《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言)

奥威尔是一种现象，不是开始，不是结束。他的《动物农场》是一部成人童话，对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左右翼很有帮助，对理解当下的左右翼也很有帮助。

下面是我的读书笔记，有点长。我先把故事讲一遍。

一、解题

书题(Animal Farm)有三种译法，“动物庄园”、“动物农场”和“动物农庄”，傅惟慈翻成“动物农场”最好。在故事中，它是与“庄园农场”(Manor Farm)相对。一九三六年，奥威尔和爱琳结婚，一度搬到赫特福德郡北白尔多克镇以东的沃灵顿村居住，在那儿养了些牲口。这个村子离伦敦不远，即故事所托。

Manor Farm, Manor的本义是贵族庄园、领主庄园。傅惟慈翻成“庄园农场”最好。张毅、高孝先把Animal Farm翻成“动物庄园”，Farm作“庄园”，这里总不好再叫“庄园庄园”，故取音译翻成“曼纳庄园”。其实，Manor Farm是与Animal Farm相对，指的是人类农场。人类农场是人类管理动物，动物农场是动物管理动物，这是根本区别。

作者以“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相对，代表冲突之两极。“动物”是受侮辱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一方，“人类”是他们的对立面，试图围剿和消灭他们的一方。“动物农场”指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农场”指资本主义国家。

过去，叶德辉(著名保守派文人，一九二七年被杀)骂农运，有个对联，上联是“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下联是“会场扩大，马

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是“斌尖卡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但这里，“动物”不是用来侮辱动物。有人把Animal Farm翻成“兽园”，不好。作者从小害怕老鼠讨厌猪，但对广大动物群众，并无贱视之义。他是用“动物”指社会主义，不是用“动物”骂社会主义。

英文中的animal，是有别于人类和植物的一切活物。动物农场的动物，主体是“驯化动物”(domestic animal)，即我们中国人讲的“六畜”，通常也叫“畜牲”。他们是家养动物或人化动物(这里，我用拟人的“他们”，而不用“它们”，下同)，比其他动物更接近人类，因而不满自己的动物处境。造反的起因是，人类太不拿他们当人，只当畜牲，或连畜牲都不如。

我们从动物立场看问题，造反确实有理。

动物都是“同志”。但“野生动物”(wild animal)，比如老鼠、兔子和狐狸，算不算“同志”？动物大会表决，算。还有鸟类，比如栖息农场的鸽子、乌鸦还有麻雀等小鸟，它们算不算？也算。

雪球同志(译下)的定义是，只要是四条腿或两条腿而长翅膀的，都算“同志”。

有人怀疑，“野生动物”是象征工人阶级以外的农民或其他成分的落后群众，但动物农场中还有很多家养动物，更像这类群众。他们比野生动物更容易接受人类，不够落后，不够原始。

我看，真正的“野生动物”是少数民族、亚非拉。

二、角色

我们先介绍人类。

一) 琼斯先生(Mr. Jones)，庄园农场的场主。他整天喝酒，醉醺醺，对手下的工人疏于管理。他们光挤奶，不喂草，引起母牛闹事。其他动物群起响应，把琼斯赶走。琼斯流亡在外，住在威灵顿(Willington，英格兰有这个地名)，整天泡在红狮酒吧(the taproom of Red Lion)中。威灵顿是人类居住的中心，当指伦敦。伦敦有个红狮街。琼斯失去农场，

绝不甘心，勾结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详下），攻打动物农场，不成功，最后死在醉汉收容所中。俄国人爱酗酒。作者把他描写成酒鬼，以他象征十月革命推翻的沙俄统治者。此人绝非俄皇，乃指白俄。尼古拉二世是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不是喝酒喝死的。革命，群情激愤不能已，送暴君上断头台，乃欧洲传统，不自俄国始，不自法国始，而是从英国开的头，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二）弗里德利克先生（Mr. Frederick），狭地农场（Pinchfield Farm）的场主，指希特勒。他的特点，是“精明、强悍，成年累月同别人打官司”，“遇事斤斤计较，一点亏也不肯吃”。Pinchfield，字面含义是受挤压的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割地赔款，领土受挤压。原书说，它“面积不大，但是经营得较好”。Frederick是德国姓氏，德语作Friederich，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或译“弗里德里希大帝”、“腓特烈大帝”）就姓这个姓。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最有名的皇帝，希特勒是大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以第一帝国的继承者自居，所以有这种比喻。

三）皮尔京顿先生（Mr. Pilkington），狸林农场（Foxwood Farm）的场主。Pilkington是英国姓氏。Foxwood是狐狸出没的野树林。英国人喜欢猎狐。原书说，它“是个经营不善的老式大农场，长满了一丛丛小树，牧场荒芜，树篱东倒西歪”，当指大英帝国代表的殖民体系。此人指谁？有人说是丘吉尔和罗斯福，我看是丘吉尔。罗斯福治下的国家，不像是“经营不善的老式大农场”。原书说，“皮尔京顿同弗里德利克两人谁都看不起谁”，但都害怕“动物革命”。他俩是一伙，但有矛盾。

四）温佩尔先生（Mr. Whymper），住在威灵顿的律师。他是拿破仑（详下）在动物农场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第一个为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牵线搭桥，促成其贸易往来的经纪人。此人当指美国企业家哈默（Armand Hammer）。一九二一年，他到苏联救济灾民，后来在苏联开过铅笔厂。一九三一年，他返回美国，从苏联买走大批珍宝名画。

这四个“人”，琼斯是酒囊饭袋老废物，弗里德利克和皮尔京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都不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

我们再介绍动物。

(一) 猪。

动物农场中的猪，分种猪和肉猪。种猪是未经阉割专供配种的猪；肉猪是供屠宰吃肉的猪。猪最聪明，借口管理，不干体力活。他们是动物农场的领导阶层，吉拉斯（或译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人类的遗产，琼斯先生留下的东西，都被他们霸占，他们是“没有琼斯的琼斯先生”，动物农场的真正利益集团。

一) 老少校 (Old Major)，是动物造反的鼻祖。在故事中，他是一头得过奖的灰白色大公猪，号称“威灵顿美人”(Willington Beauty)。共产主义领袖，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伦敦长期居住，在西方名气很大。此名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恩格斯是第二国际创始人，当过兵，打过仗，好写军事评论，有“将军”的绰号。恩格斯死后，第二国际分裂，伯恩斯坦、考茨基强调议会道路，是保守派；列宁强调武装夺权，是激进派。两派都源于恩格斯。

二) 拿破仑 (Napoleon)，是农场中唯一的一头伯克夏种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原书说他有“军人风度”(第五章)。第十章，拿破仑会见皮尔京顿，他口叼烟斗，上身穿黑外套，下身穿打猎的马裤 (ratcatcher breeches，傅惟慈译为“怪里怪气的猪裤”)，腿上打皮绑腿 (leather leggings，指马靴)，扮相酷似斯大林。论者往往把斯大林叫“共产主义波拿巴”，小说中的拿破仑无疑指斯大林。欧洲传统，王很多，帝很少，帝号源出罗马，日耳曼和斯拉夫系的国家，多称恺撒 (caesar)。我们说的沙皇 (tsar) 就是俄语的恺撒。此书最初译成法文，害怕激怒法国人，曾把“拿破仑”改成“恺撒”。

三) 雪球 (Snowball)，也是一头种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在“牛棚战役”中，因保卫动物农场有功，曾获“一级动物英雄”勋章。但

他与拿破仑政见相左，导致破裂。在动物大会上，拿破仑纵恶犬，赶走雪球。雪球即托洛茨基。十月革命，他是主要领袖，地位和影响，仅次于列宁。内战时期，他是红军创始人，也有赫赫战功。但列宁死后，被斯大林排挤：一九二五年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二六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八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境，一九四四年被苏联特工暗杀。

四) 尖嗓 (Squealer)，是一头口才很好的小肉猪，动物农场的三巨头之一，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有人猜，这是指布哈林及其后继者（如日丹诺夫类的理论家），不一定，恐怕还是泛指斯大林的支持者。

五) 四口小肉猪 (four young porkers)，当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拿破仑赶走雪球，取消动物大会，他们想发表不同意见，引起拿破仑反感。后来，被逼承认，与雪球同伙，被恶犬咬死。苏联大清洗，杀革命功臣，最著名的死难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先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盟，排挤托洛茨基，再和布哈林、李可夫结盟，排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死于一九三六年的第一次大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死于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大审判，布哈林、李可夫死于一九三八年的第三次大审判。

六) 诗人小不点儿 (the poet, Minimus)，是为拿破仑唱赞歌的小肉猪，当指亚历山大罗夫（红旗歌舞团的创始人）等人。第一章，老少校教动物唱《英格兰畜牲之歌》(Beasts of England)，当指《国际歌》。十月革命后，苏联废除沙俄时代的国歌《上帝保佑沙皇》，用《国际歌》代替它。Beasts of England，或译“英格兰兽”，不好。Beast有畜牲之义，从故事看，显然指动物农场中的畜牲，而不是虎狼一类野兽。傅本译“英格兰畜牲”，更合适。第七章，拿破仑禁唱《英格兰畜牲之歌》，小不点儿作了一首新歌代替它。新歌是指一九四四年的苏联新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亚历山大罗夫作曲，米哈尔科夫、列基斯坦作词）。它只唱祖国，不

唱国际。后来，小不点还创作了《拿破仑同志》，则指亚历山大罗夫等人创作的《斯大林颂》。

七) 粉红眼 (Pinkeye)，也是小肉猪，负责为拿破仑品尝食品，以防下毒。

(二) 狗。

象征秘密警察，地位仅次于猪。

一) 蓝铃花 (Bluebell)，一种植物，这里是母狗的名字。

二) 杰西 (Jessie)，本来是女子名，这里是母狗的名字。

三) 品彻尔 (Pincher)。意思是钳子，这里是公狗的名字。

四) 九条巨犬 (nine enormous dogs)，分别出于蓝铃花和杰西。小狗刚一断奶，就被拿破仑抱走，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阁楼上。后来，拿破仑赶走雪球，在动物农场搞大清洗，就是靠这些恶犬。老乡教我养狗，说最凶的狗，都是从小不见人的狗（见拙作《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拿破仑的狗就是这么养出来的。

这些狗，一)至三)是老狗，参加过仲夏暴动，身上有捷尔任斯基的影子。捷尔任斯基是契卡的创始人。四)是一)至三)所生，指契卡、安全局、内务部、安全部一类组织（克格勃的前身）。

(三) 马。

一) 拳击手 (Boxer)，是匹挽重的公马，代表真正的工人阶级。他参加过动物农场的所有革命活动，是个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但被拿破仑愚弄、欺骗和出卖。拳击手常说的两句话是“我要努力干活儿”和“拿破仑永远正确”，对革命忠心耿耿，但临近退休，却被拿破仑送进屠宰场。死后，他这两句话，被拿破仑一伙利用，当做愚弄动物的口号。有人说，奥威尔笔下的拳击手是以他参加西班牙内战时的指挥官乔治·柯普为原型，但我觉得，他身上也有作者本人的影子。

二) 苜蓿 (Clover)，是匹挽重的母马，总是和拳击手在一起。她也参加过动物农场的所有革命活动，是拳击手的亲密战友。她的身上似乎

有爱琳的影子（奥威尔的第一个妻子，她曾在西班牙陪伴奥威尔）。

三）茉莉(Molie)，是给琼斯驾车的小白母马，喜欢吃糖，臭美，爱打扮，经常逃避集体劳动，代表奴性不改、怀念旧社会的人。“牛棚战役”后，茉莉叛逃威灵顿，给一家酒馆的老板驾车。Molie是Mary的爱称。有人说，奥威尔笔下的茉莉是以他的遗孀索尼亚为原型，不知是否可靠。索尼亚长得很漂亮。

（四）奶牛。

无名，疑指农民和普通劳动者。

（五）绵羊。

无名，疑指最愚昧的群众，特点是驯服和盲从。例如他们总是动不动就狂呼口号“四条腿好，两条腿坏”（雪球发明的阶级斗争口号）。

（六）山羊。

穆瑞尔(Muriel)，是一头白山羊，常和本杰明在一起，没什么突出表现。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有沃灵顿村的影子。他在沃灵顿村养过一头母山羊，就叫这个名字。

（七）毛驴。

本杰明(Benjamin)，男子名，源出希伯来语，意思是“幸运儿”。他是动物农场中年龄最大、脾气最坏、冷眼旁观、喜欢说怪话、看笑话的家伙。他的口头禅是“驴子活得长”（意思是，看谁活得长）。有人说，作者是以他比自己，不合适。奥威尔喜欢马而不是驴。他身体特差，根本活不长。

（八）老猫。

无名，在书中是二流子和落后分子的象征。他好吃懒做，不劳动，经常逃会，干事的时候瞅不见他，但动物农场成立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员会，他却积极报名，想借职务之便，抓点麻雀、老鼠吃。动物中有所谓宠物(pet)，猫、狗是这一类。猫和狗还不一样。狗还帮助狩猎，看家护院。猫，除了抓耗子，啥都不干，特爱睡懒觉（如果有吃有喝，就连耗子都不抓）。

(九) 鸽子。

无名,和乌鸦相反,不是传播宗教,而是向其他动物农场传播革命思想。五十年代,毕加索画的和平鸽(作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很流行,北京展览馆(初名苏联展览馆)的高塔上有,邮票上也印。左翼当红的一九四四年,他加入过共产党。

(十) 乌鸦。

摩西(Moses),是琼斯先生养的一只乌鸦。他什么活儿都不干,专卖口舌,说云端后面有座糖果山(Sugarcandy Mountain),人死了都要到那儿去。糖果山每天都是休息日,苜蓿一年四季常青,篱笆上长满方糖和亚麻子饼。革命前,为了唤醒动物的革命意识,猪给所有动物做工作,叫他们不要相信摩西的说教。仲夏暴动,摩西逃跑。动物共和国成立后,摩西又飞回来。摩西本是《圣经》中的犹太领袖,出埃及,立十诫。这里指俄国的东正教。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限制东正教。一九四三年,为了支持对德战争,苏联政府与东正教达成和解,东正教才重新活跃起来。

(十一) 鸡、鸭、鹅。

无名,代表最无知的一般群众。

(十二) 麻雀、老鼠、兔子、狐狸。

这些是野生动物。

三、故事梗概

这部童话等于一部压缩版的“联共布党史”(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三),故事的场景虽被安排在英格兰,但讽刺对象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奥威尔说,他的故事是取自苏联,但对内容做了压缩处理,年代次序有所颠倒。原书共十章,无标题,这里试加提示性的小标题,做一点历史解读。

第一章,《老少校的梦》,是讲动物造反的起因。老少校年纪大,临死前,在大谷仓召集动物大会,把他的造反之梦讲给动物听。他说,英格兰有足够的食物,可以让所有动物都过上好日子,但不劳而获的人类

却巧取豪夺，把全部剩余榨光。他劝他们，千万不要相信，人类富裕，动物也会繁荣，只有造反是唯一出路。他教他们唱《英格兰畜牲之歌》。造反之梦即共产主义，《英格兰畜牲之歌》即《国际歌》。

第二章，《赶走琼斯》，是讲动物造反。老少校死后，猪把老少校的教导总结成“动物主义”。造反比所有动物期望的日子都来得早。仲夏日（Midsummer Day，六月二十四日，约翰施洗节），母牛暴动，引起所有动物造反。动物占领琼斯家，惊其豪富，一致决定，谁也不许入住，保持原样，办博物馆。猪把“动物主义”简化为“七戒”，获得一致通过。故事这一段，是指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国际歌》成为苏联国歌。

第三章，《自己管理自己》，是讲革命后，动物组织生产自救、设置各种管理机构和开展识字运动。动物当家做主，干活很卖力，特别是拳击手和苜蓿。猪是管理阶层，不劳动，光呼口号，为动物加油。每星期日，动物在大谷仓开动物大会，会前要升旗。雪球为动物农场设计旗子，旗是绿旗，图案是牛的白蹄子和白犄角。学文化，羊和鸡、鸭太笨，背不下“七戒”，雪球把它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拿破仑跟雪球处处唱反调。他对雪球组织的各种委员会毫无兴趣，更关心养狗，专门培养看家护院的狗崽子。牛奶和苹果被猪霸占，引起不满，尖噪说，猪为大家操劳，理应如此，不然，琼斯就会复辟。他拿琼斯吓唬动物。故事这一段，相当十月革命后到一九一八年初。牛蹄牛角旗是暗示镰刀斧头旗（苏联国旗）。

第四章，《牛棚战役》，是讲动物农场打败人类的武装干涉。动物农场是全英格兰唯一由动物自己管理自己的农场。他们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农场的动物。这一年，农村各地，不断掀起造反的浪潮。人类的代表，弗里德里克和皮尔京顿，感到大恐慌，勾结琼斯，对动物农场进行武装干涉。在雪球的英明指挥下，动物击退了人类的进攻，是为“牛棚战役”。雪球和拳击手，战功卓著，获“一级动物英雄”勋章。故事这一段，相

当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即苏联的内战时期。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苏联战胜欧洲列强的武装干涉（有十四个国家参加）和白军叛乱。

第五章，《放逐雪球》，是讲拿破仑赶走雪球。雪球和拿破仑有两大分歧，一是先建风车发电，减轻劳动，每周工作三天，还是先抓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二是先自己武装自己，还是先放出鸽子，鼓动其他农场造反。他们的争吵，把农场分裂成两派。关键时刻，拿破仑放出恶犬（悄悄养大的狗崽子），赶走雪球，成立特别委员会，取消动物大会，用铁的纪律代替动物民主。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主要讲苏共党内的激烈争论。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开始迫害托洛茨基，驱逐托洛茨基，掀起反托派的运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两大分歧，一是先工业化还是先集体化，二是一国取胜还是世界革命。十月革命，谁也没料到，突然爆发，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说，不合法，必失败。列宁说，孩子已经生出来了，难道还要到资产阶级那里领出生证？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坚守阵地，等待援军。他曾希望俄国革命会引发西方革命（如德国革命），不得已，才把目光转向落后的东方（如中国革命）。他始终相信，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挽救社会主义。托洛茨基站在列宁左边，说没有世界革命，也要制造革命；斯大林站在列宁右边，只问苏联“一国”如何，建成建不成，守住守不住。他说，没有世界革命，苏联也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三阶段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两阶段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合并成一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指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为了镇压旧势力的反抗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临时采取的强硬手段，他们从不把无产阶级专政叫社会主义。

第六章，《同人类做买卖》，是讲拿破仑的新经济政策。上一章，雪球被逐之后，拿破仑继续造风车，说造风车本来就是他的主意。建造风车，造成物资短缺，拿破仑发现，必须同人做买卖。他不但以温佩尔为经纪人，进行公开贸易，还同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分别签订贸易协定，

私下往来。此事同“七戒”发生矛盾，动物想不通：革命是同人类决裂，怎么可以同人类做买卖？尖噪给他们做工作，向大家保证，动物农场从来都没这道禁令。猪搬进琼斯家，睡在人的床上。动物记得，这也违反“七戒”的第四条。尖噪篡改“七戒”，说过去的规定，并不是说动物不可睡床，而是说不可睡铺床单的床，只要撤床单，换毯子，就合理合法。最后，眼看风车就要建成，却突然倒塌。拿破仑诬称，风车是被雪球破坏。从此，代替琼斯，雪球成了吓唬动物的法宝。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即苏联推行国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期。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这段故事值得玩味。大家别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中苏交恶、中美建交为契机。现在，我们悔恨自责，怎么没早点开放，却忘了当时的环境：封闭是因为封锁，不是自己做个“铁幕”把自己关在里面。当年，“敌军围困万千重”，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怎么发财？怎么搞民主？

第七章，《屠杀同类》，是讲动物农场的刑讯逼供、血腥杀戮。风车倒塌后，经济形势严峻，为了履行向人类出售鸡蛋的合同，尖噪下令，鸡蛋必须全部上缴，引起母鸡造反。拿破仑和尖噪继续用雪球吓人：跟弗里德里克做买卖，就说雪球勾结皮尔京顿；跟皮尔京顿做买卖，就说雪球勾结弗里德里克。他们甚至造谣，说雪球勾结老鼠，在内部搞破坏，以雪球为借口，杀害同类：如造反的母鸡，表示不同意见的四口小肉猪，偷吃粮食的鹅，往饮水池撒尿的山羊，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讲心里话。在此基础上，尖噪宣布，造反结束，内外敌人都被消灭，《英格兰牲畜之歌》已失去意义，从此不许唱。代替它的是小不点儿创作的新歌，歌颂农场新秩序的赞歌。故事这一段，相当苏联的大清洗时期（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苏联改国歌，用《牢不可破的联盟》代替《国际歌》是在一九四四年。注意：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自己抢自己，大清洗是自己杀自己。这些悲剧，都和四面围堵没有安全有关。

第八章，《风车战役》，是讲动物农场打败弗里德里克发动的战争。

动物大清洗是对“七戒”第六条的背叛。尖噪篡改这一条，把“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拿破仑建立个人崇拜，小不点儿创作《拿破仑同志》。拿破仑利用皮尔京顿和弗里德利克的矛盾，既同皮尔京顿维持友好关系，又与弗里德利克达成秘密协议。不料，弗里德利克悍然入侵动物农场，打破三角平衡。皮尔京顿幸灾乐祸，希望就此消灭动物农场。但同样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拿破仑演说的号召下，拳击手和所有动物，浴血奋战，打败了弗里德利克。这场战役，是为保卫重新建成的风车，所以被命名为“风车之役”，但风车却被弗里德利克炸毁。“风车之役”指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风车”指工业化。战后，拿破仑一面严令禁酒，不许其他动物喝，一面暗中酿酒，只供自己喝。喝酒，是继承琼斯先生（暗示苏联继承了沙俄帝国）。尖噪篡改“七戒”，被大家发现，他把禁止动物喝酒的第五条改成“一切动物不许饮酒过量”。故事这一段，相当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当时，英、法希望德国打俄国，俄国希望德国打英、法，都想靠移祸他国，保全自己。一九三九年，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一九四一年，德国还是选择东进，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小不点儿创作的《拿破仑同志》，指亚历山大罗夫创作的《斯大林颂》。

第九章，《拳击手之死》，是讲拳击手被诱骗，惨遭杀害。“风车之役”后，动物欢庆胜利，成立动物共和国。摩西返回，继续讲他的糖果山，虽然猪们并不相信糖果山，却破例允许摩西不参加劳动，享受啤酒津贴，帮助他们愚弄群众，安抚群众，稳定他们对其他动物的统治。相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拳击手，却被送进威灵顿的屠宰场，谎称他在那里得到精心治疗。死后，为了欺骗动物，还为他开追悼会，要大家学习这位先烈。故事这一段，相当德国战败之后。

第十章，《革命把猪变成人》，是讲拿破仑与皮尔京顿和解。这一章

是最后一章,当年参加造反的动物,老的老,死的死,革命被遗忘。“七戒”的最后一条也被修正,“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农场的上层,猪狗先富起来,其他动物还是老样子。最后一幕,猪穿上人的衣服,像人一样,站起来了。他们备好酒筵,与皮尔京顿为首的人类欢聚一堂,举杯同庆,庆祝他们的全面和解。皮尔京顿说,猪和人,从来就没有利害冲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对付下等动物。拿破仑宣布,废除“同志”之称,把老上校的骷髅埋掉,牛蹄牛角旗换成没有图像的旗,农场的名字也改回去,仍叫“庄园农场”。窗外的动物目瞪口呆,再也分不清谁是动物谁是人。这是指二次大战结束后,苏联与英、美瓜分世界,揭开冷战时代的序幕。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牛棚战役”、“风车战役”,武力消灭动物农场,不容易。西方入侵,只有一个效果,就是把苏联变成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国富民穷的国家(农业为工业、工业为国防的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战时体制)。苏联不是被外部的武力所消灭,而是被它所培养的党员所消灭。他们,很多都是白眼狼,特别是身居要职的党员,更是“共产主义掘墓人”。他们把苏联积攒的财富分光吃尽,然后宣布“告别革命”,摇身一变,号称自由主义者。从“政左经左”到“政左经右”到“政右经右”,是其演变的一般轨迹。

故事的最后一幕,据奥威尔本人说,是指一九四三年,世界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欢聚一堂,通过《德黑兰宣言》(一九四三),商定日后的“三家分晋”。

小说出版于一九四五年。这一年,《雅尔塔协议》决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世界被美、英和苏联重新瓜分,就像一次大战一样。

其实,讲到这里,故事并没完,斯大林去世,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中苏论战,越南战争,中美建交,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和东欧易帜,全在他死后的五十年里。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的事情,接着奥威尔的故事。

最后,我把恩格斯的一段话抄在下面。他似乎已经预言到了共产主义运动可能遭受的挫折:

……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开始,这也特别是由于科伦案件,在这次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勒泽尔的身上)经受住了毕业考试。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和往常一样,将不得限于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留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了先进的革命,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一有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预先准备好在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时为我们党做历史的辩护。(《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三年四月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587—588页)

(《动物农场》,〔英〕奥威尔著,傅惟慈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五年版,11.00元)